

读书朋友圈

王蒙

读书之人

读书的人是聪明的，知识能增益人的智慧，一个具有智慧的人无疑是一个理性的人。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，随着阅历与知识的不断增长，一个人对世事的洞察力较之不读书的人会高出许多。因此，读书的人，身上有一种深沉的智慧之光。

读书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之旅，于心平气和感知生命的真谛，体悟生命的美好，听流水淙淙，看云霞卷舒，挣脱尘世的羁绊，卸下精神的重荷，在滚滚红尘中守望一片静土，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，生命便会进入一种怡然的境界……

史上“孙敬悬梁”“苏秦刺股”“车胤囊萤”“孙康映雪”等苦读典范，值得读书人学习。明朝顾炎武那种“有一疑义，反复参考，必归于至当；有一独见，援古证今，必畅其说而后止”的读书求解精神，值得效仿；清朝彭兆荪所作“要以我用书，勿为书所绊”的诗句，值得借鉴；明代鹿善继《四书说约》中“读有字书，却要识没字理”的读书明理目的，值得采纳。

最科学的“读书之道”，首推子思的“五之”说。子思，孔子之孙，伯鱼之子，名伋，古代学者尊之为“述圣”，作《中庸》三十三章，有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读书做学问之论。“五之”之意，要广博地学习，详细地询问，谨慎地思考，清晰地分辨，切实地实行。“五之”中，“笃行之”既是“博学之”的落脚点，又是“博学之”的实践基础；“审问之”“慎思之”“明辨之”是“博学之”的方法；“博学之”既受“笃行之”的影响，又制约“笃行之”。“五之”是相辅相成的学、行关系，这种“学”与“行”的辩证关系，对读书人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诗人陆游诗云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读书是进行一次次旅行。人生何其短暂，生命旅程有限，即使好游者也仅能游览世界的一部分，然而通过阅读能穿越时空。通过读书，你可以进入不同的时空，上溯远古、下及未来，宇宙万物近在咫尺，遥远年代触手可及，从而增长见识，饱览胜景，享受到无极的乐趣，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。

读书是赶赴一场场盛宴。读书能广交朋友，获得心灵的慰藉，你可以与古人对话，与未来交流，思接千载，神游八荒，享受精神上的愉悦。兰亭雅集，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和风轻拂，曲水潺潺，“极视听之娱”而“信可乐也”。金谷园、西园、滕王阁……名士诗酒酬唱，如此的文化盛宴令人向往，近距离地感受文化脉搏的跳动，何其幸也；读书之人志趣相投，畅谈人生，何其乐也。

读书能分享他人的智慧，站得高看得远。读《论语》学智慧，读老庄学洒脱，读《史记》学隐忍，读《平凡的世界》学责任担当，读唐诗体会生命的成长，读宋词感悟人生的哲理……读书使人怡情养性，身为读书之人，是何等的幸运。读书之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，往哲先贤让他们的思维开阔，历代才俊让他们的视野高远，他们在智慧的指引下不断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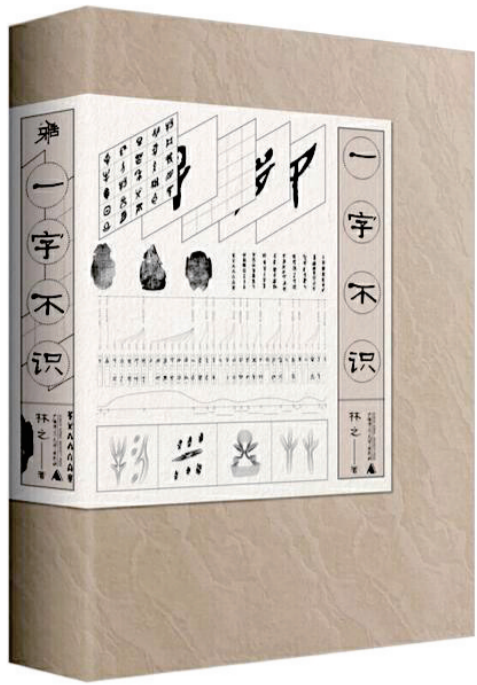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爱读书，就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经历的种种生命体验。在一次次阅读中，读书之人成长，壮大。



《一字不识》

作者：林之

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，是远古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，虽历经几千年演变，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依然密切相关，如表示方位的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如区分季节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如家，如畜，如花，如月……这些看似普通的汉字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古老故事和生活场景？它们最初的本义是什么？又如何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？作者在书中一一作了生动、有趣的讲解。在作者的讲述中，这些汉字仿佛有了生命般，穿越历史长河，在纸上跃动起来。愿您偷得浮生半日闲，随汉字穿越时空，回归古老的生活场景，随日出而作，待日入即息，不负光阴，拾（识）得汉字一箩筐。



一本颇具“文艺范儿”的“识字”书，独辟蹊径，立足自身经历和历史故事，诠释汉字之美，赋予汉字全新的鲜活生命



学习汉字，就像打开一扇门

——读林之《一字不识》

刘敬

于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而言，汉字是美的，是有趣的，偶尔细细品之，更觉得笔画有灵性，意义多深远。若是追本溯源来探究，那些有关汉字的理论不免是枯燥的、艰深的，甚至是晦涩而又难懂的，即便学者教授如数家珍，我辈却依然读得一头雾水。然而，这本《一字不识》却不同。

遥想从前，故乡乡下虽然民风淳朴、亲邻和谐，但上过学读过书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那时候形容一个人没有文化时，常戏谑为“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”。如今，时代早已不同了。但眼前这些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的方块字，我们是不是“知根知底”呢？恐怕大多数时候，也仅仅停留在其工具性上吧。说是“一字不识”，实则是相较于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言，就像居于城市小区里的那些近邻，通常难逃“相顾无相识”的尴尬，更遑论熟识与深交。相反，此书恰是一本“教人识字”之书，独辟蹊径，匠心别裁，立足自身经历和历史故事，赋予汉字全新的鲜活生命。

《一字不识》全书分作四辑：“春天里的一枝花”“心有灵犀”“窗上的古风”“苔深不能扫”，作者林之作为资深的报纸副刊编辑，在文史领域具有深厚的积淀，先后出版过多部文集，近年来更是致力于汉字之美的品味与传播，行文典雅有味，语言简洁亲切。本书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入笔，引领读者识“花”辨“草”、写“马”画“羊”，复又“乐山乐水乐古乐今”，揭“你”之本相，探“我”之古源，不再惑于“南北西东”；继之立“门户”，倚南“窗”，“执掌巡游万乘之国”；最后换“气”“吹禅”，赏“苔”寻“梦”，感受“午门威仪”，闲道“风月无边”……读罢此书，你会发现，原来，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，亦是远古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，在它

貌似普通的样子背后，竟还隐藏着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或民间传说。正如作者所感慨的，“我们用了几千年的汉字，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它一直在讲故事。”确实，汉字有大美——形美如画、音美如歌、意美如诗，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，一个个汉字有了生命，它们穿越历史的烟尘，踏过岁月的长河，在书页上跳动了起来……

有道是“满罐子不响，半罐子咣当”。掩卷回想，过去我竟曾觉得自己“识字无数”，以致倨傲又睥睨——记得初学书法时，刚刚有点小进步，我便难捺狂狂，不分场合，横竖都喜写繁体字来逞技。有一回抄写陈毅元帅的《青松》，我故意将诗中的几个“松”都写成了“鬆”。结果呢，老师不仅没点赞，还语重心长地给我上了一节“文字课”，说“鬆”虽是“松”的繁体，意义与用法却并不相同，前者意为“松散”“松紧”等，而青松，松树，只能用简化字“松”……再次想起往事，仍赧然耳热。

将书中内容读得越多，越发觉一些同时可对应很多繁体的单字，其形态内涵，渊源流变，自有科学轨迹，不容小觑，一如作者所言：“汉字不仅仅是工具，它也是一个巨大的矿藏，埋藏着丰厚的中华文化。学习汉字，就像打开一扇门，不光能看到文字的神奇，也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”

《一字不识》颇值一提的亮点是，全书为裸脊线装，内文谈及的180多个古文字，甲骨文、金文、篆书等等，皆为雕刻于木板之上，后拓印而成，且每个字单独编了号于文末以黑底白字的形式放大呈现，全书风格古朴厚重，素雅精美，散溢着一种悠远的历史感。如璀璨的星辰，闪耀于苍茫辽远的华夏时空。

《读书廊》版面征稿启事

本报《读书廊》版面开设有《每期推荐》《书香为伴》《读书朋友圈》等栏目，如果您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有精彩的心得，或者在读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和见解，请发文章至本报邮箱(jswmtl@163.com)。

要求：字数不限，观点明确。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、地址、邮编，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《读书廊》收，期待您的来稿。

每期推荐



国人尚读

马全和

“读书”二字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谓意义非凡。从古至今，人们视读书为“上品”，为立身之本、成才之路、传承之宝。在我国历史中，经年累月流传下来的读书类谈俯拾皆是，足以说明国人与读书结下的深厚不解之缘。

国人自古便以为“读书最乐”“读书最佳”，有“天下奇观看尽不如书卷好，世间滋味尝遍不过菜根香”之说。俗话说，“穷不丢书”。司马光对其子曰：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，视天气晴朗日，即净几案于当日所，侧群书其上，以暴其脑，所以年月虽深，从不损动”。朱子治家曾语：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，古人爱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古人认为，“有工夫读书，谓之福”。宋代陆放翁云：“读书有味身忘老”，而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、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得更好：“凡普通者，贵其能用之也。即徒诵读，读诗讽术，虽千篇以上，鸚鵡能言之类也……对读书的见解，各朝各代的名人雅士各有春秋，不一而足。

历代国人尚“书”，也有很多读书的方法。北宋苏轼读书的方法是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他年名宦恐不免，今日栖迟那可追”，即读书要“温故而知新”。其朋友黄庭坚则非常直接，说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，即读书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贵以恒。宋代朱熹在《观书有感》中说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这首诗把读书的道理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生动贴切——读书要读通，读活，读至如清池里的源头活水那样，如此才能达到读书的最高境界。明代宋应星在《怜愚诗》云：“一个浑身有几何，学书不就不学兵戈。南思北想无安着，明镜催人白发多”，忠告人们读书要专一，不要临时起兴，见异思迁。清代教育家颜元道：“忧愁非书不释，忿怒非书不解，精神非书不振”；科学界老前辈华罗庚先生在生前曾说，“读书要从薄到厚，再从厚到薄”；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则独辟蹊径，他认为宁肯读得少一点，也要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读到，下面就是张开眼睛多走走，学习不断在发展的世界。

西汉学者刘向云说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”。有人曾形象地把书籍比喻为暗夜中的灯光，寒冬中的火炉，饥饿时的佳肴，干渴时的泉水，用作家贾平凹的话说，读书的好处就是让人“寂寞时不寂寞，孤单时不孤单，所以绝权欲，弃浮华，潇洒达观，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，不卑不亢不俗不谄。”

总之，读书有益，文化长久，国人尚读之风源远流长，今人读书，当以为师。

名人书趣

黄侃

苏东坡“抄书”：北宋时有个叫朱载的人去拜访苏东坡许久也不见他出来。原来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抄《汉书》。朱十分惊讶：“以先生的智慧和才学，还用得着抄书吗？”苏东坡说：“我学识还很肤浅，这是我第三次抄《汉书》了。”

袁枚“吃书”：清代诗人袁枚说：“读书如吃饭，善吃者长精神，不善吃者生痴病。”袁枚是把书当饭吃的，而且“善吃”，他咀嚼得法，品味有方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

杜预“痴书”：晋武帝时的朝中大臣杜预，特别爱读《左传》，读书读至痴迷的程度，每日坐卧不离书，外出时骑在马上还在读，因而被称为“书痴”。

王夫之“嫁书”：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书224卷，代表作有《读〈通鉴〉论》《尚书引义》等。他大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是一箱书稿，他说：“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。”

鲁迅“爱书”：鲁迅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爱护图书的好习惯。每次看书前，他总是先洗手；一旦发现书脏了，就小心将它擦干净；不仅如此，他还学会了订书、补书等本领，自备有小刀、锥子之类的工具，如果发现书有破损，便及时修补。

侯宝林“买书”：相声大师侯宝林幼时家贫，只上过3个月小学。但他为钻研相声艺术，不断买书，刻苦读书。一次，他在书摊上看到一本与表演艺术有关的书，爱不释手。钱不够怎么办？卖掉身上的皮袄，把书买回家。

宗璞“恨书”：冯友兰之女，散文家宗璞的一篇题为《恨书》的散文中，写有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说的是因为书多房窄，书把人“逼”到了缝隙里……“恨”其实是“爱”，否则父女两人怎么会有那么多书呢？

唐敖庆“迷书”：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，早年在一个小镇上教书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在乡间小道上读外语，有时走进了庄稼地也没有觉察，当地农民都说：“这娃子着了迷了。”

茹志鹃“煮书”：女作家茹志鹃的书房里挂着写着“煮书”二字的条幅，她说：“书光看是不行的，看个故事情节等于囫圇吞枣，应该精读。然而还不够，进而要‘煮’，‘煮’是何等烂熟、透彻。”

刘绍棠“藏书”：作家刘绍棠爱藏书，他家中的书用十个书橱也装不完，于是只好把装不下的书藏进了斗橱、大衣柜或包装冰箱用的大纸盒子里，因为暗藏无处，只好明摆，家里的床头、墙角、阳台上都是书。

周扬“赠书”：现代文艺理论家周扬是个藏书家，他生前省吃俭用，工资和稿费大多用于购买书籍，藏书达上万册。周扬的藏书都是他自己亲手整理，写有标签，排列有序，他晚年重病染身，立了遗嘱，把藏书“全部送给现代文学馆留念。”

